

貿易問題與民族主義

在最近犀牛角的事件中，媒體上盡多是義憤填膺、充滿著民族主義情緒的反應，好似幾位外國保育組織人士，又再度代表著西方帝國主義，要運用外力來干涉我們的內政。在現今正走向國際化的台灣，「帝國主義」這字眼以這種方式在這種場合出現，也是相當錯亂的現象。

現今各工業先進國家中的環保與保育團體，很多都開始將貿易問題與環保或保育目標相連，也就是將貿易管制措施，當作促使本國或他國政府提高或執行環保或保育標準的武器，這在當今自由貿易區風行之時，更形重要，因為環保人士深恐，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競爭壓力，會使得各國的環保標準向最低的標準看齊。世界環保組織之一綠色和平組織還有自己的船隻，曾以阻擋日本捕鯨漁船以及法國核試而出名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會有犀牛角事件發生也無足為奇。這些西方環保人士確實不尊重當地「國情」，而台灣一般的反應，也十足的顯現了一般人尤其媒體對外界了解之不足。

其實這些環保及保育組織在其國內還只能算是弱勢的民間團體，為什麼他們的一些抗議行動會在台灣引起如此大的反響？一方面是在政治上，台灣做為國際孤兒，很在乎形象。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因為對方在發起拒買台灣商品的運動，而眾所皆知，台灣經濟是以出口為命脈，任何威脅到出口的行為，都不能以等閑視之。

所以這抗議能有效果，其前提是台灣這整體中，有一些利益是被威脅到了，有一些利益團體是有求於對方的，即台灣的出口廠商要將產品販賣到英國市場去。而英國環保團體就以其對英國消費者之影響力，來要求台灣政府執行對犀牛角的管制措施。當然台灣政府其實可以不理會這威脅，因而維護台灣犀牛角使用者的利益，但卻可能損害到台灣出口商的利益。也就是說，當政府選擇去執行對犀牛角的管制措施時，其實也是在台灣內部兩種利益團體間做了一個選擇。

若只是責怪外國環保團體，而忽略本國內利益團體間之衝突，其實是在假設他國讓台灣出口品進入其市場是一種天經地義的事，因而認為英國環保人士之罪過在於以損害台灣出口權利為要脅，不顧國情、干涉內政。但這種假設當然是太過於天真，國與國之間是力量與利益的問題，哪有權利可言。

所謂的自由貿易，嚴格來說是從未存在過的，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向來充滿著各種障礙，只是程度有差異而已。在1960's以及1970's年代，美國在各方面都還是相信自己國力強盛、為一代霸主，所以美國市場在那時期相當開放，而同時，美國因為在政治經濟上要圍堵中共，所以在貿易上對東亞小龍特別寬容，而那時期台灣也仍然是個貿易小國、落後國家，因此那時台灣可以對進口設有多般限制，但仍大量出口到美國去。近年來，被巨額貿易赤字所困的美國，到處以貿易制裁作威脅，來促銷他自己的出口品。就世界貿易歷史而言，開放未

必是常態，貿易戰爭也不是少見。其實台灣政府現在也在運用六年國建的訂單，來進行各種非經濟交易。

所以台灣近年來所進行的自由化，其實也是一種相應於台灣的經濟地位所作的必要調整。既然要出口，就要他國願意接受這樣的進口，但當台灣的貿易量不再是少的可以忽略時，他國就會對於貿易條件提出各種要求，因此台灣就必須漸漸修正對進口的限制，譬如犀牛角等。

以出口為主幹的台灣經濟體，其實已經高度的介入國際經濟之中。每項貿易談判之中，都牽涉到各國間不同利益的交換，也就是說，貿易談判就是各國代表拿本國內部的各種不同利益互相作一些交易，必然牽涉到犧牲某部份來保護另一部份的利益。犀牛角事件雖然不是政府正式部門所進行的貿易談判，但也具有類似的性質，也牽涉到本國內不同團體利益的消長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以激動的民族主義情緒高喊反對帝國主義，不單是無法認清真相，更是於事無補。

原載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七日自立早報